

父亲给鬼子押走再没回来

人物档案 ⑥



张慧霞 79岁

1937年12月13日,9岁的张慧霞和爸爸吃过午饭坐在院子的长凳上晒太阳,叔叔倚着门框。这时,一对日本兵冲了进来,乱七八糟说了一通后,就用刺刀对准两个大人,把他们押走了。爸爸、叔叔从此再也没回来,加上失踪的大伯,张慧霞的奶奶一下失去了3个儿子。她曾带着张慧霞发疯一样在城里找尸体,可一具也没找到。

“他们把我爸爸、叔叔统统带走了,没回来,一直没回来……”79岁的张慧霞哭得像个孩子。70年前,同样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日军的刺刀只在阳光下晃了一下眼,父

亲和叔叔就被带走了,“爸爸!”父亲的转身让张慧霞永远记住了父亲29岁年轻的脸庞,这一面便是永别。

就一天,大伯父亲叔叔全没了

张慧霞的老伴刚刚去世不久。记者见到她的时候,她还没有完全从悲痛中缓过劲来。她一个人坐在光线不大的房间里折着纸钱,没有开灯。她说:纸钱要顺带烧给自己的父亲和叔叔。说完,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落下来,张慧霞抽泣着讲述起70年前的那场噩梦:

日军进城之前已有身孕的妈妈和奶奶带着弟妹去汉口路的收容所避难了。我和爸爸、叔叔还有大伯留在长乐路的家中。知道鬼子会糟蹋女孩,虽然只有9岁,家人还是把我的长辫子剪成了板寸头,换上了男孩衣服。那天是12月13日,随着鬼子的到来,我的家也毁于一旦。

那天,大伯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个红袖章,说戴着袖章鬼子就不抓,一早戴着袖章就出门了,一直没回来。刚吃过午饭的工夫,叔叔倚着门框,我和爸爸背靠背坐在院子的长凳上晒太阳。不一会,狂乱的脚步就打破了宁静。鬼子冲进来乱七八糟说了一通后,就把刺刀对准爸爸和叔叔,把他们带走了。“爸爸!”听到我的叫声,鬼子冲着我凶狠地咆哮了几句,吓得我后退了几步。之后,院子里一片寂静。看见大人都没了,我只好去汉口路找

妈妈和奶奶,一路上全是空房子,一个人都没有,恐怖极了。奶奶知道自己的3个儿子全部被抓走后,带着我发疯一样在城里找尸体,说不管怎样人找不到,但尸首要找到。可是我们翻了无数的尸体,就是没有找到他们。

曾被骗到妓院又幸运逃脱

采访中,张慧霞一直泣不成声,“苦啊!鬼子毁了我的房子,我的家,我的一生!”家里没有了男人,张慧霞幼小的肩膀开始承担家庭的责任。由于受不了失去丈夫的悲痛,张慧霞的母亲生下遗腹子后,精神有点不正常,天天喊着丈夫的名字,“振宁啊!振宁!”没有医院,就按偏方吃香灰,不久就死了。张慧霞和奶奶忍痛把弟妹送给了别人,留下了一个有病的弟弟,开始了艰难的生活。

借高利贷吃饭,做苦工,最后连仅有的一间房也抵押出去了。因为张慧霞长得漂亮,又有人动起了坏心思,说带她去读书找工作。到了地方,发现这里的人都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老板还给了她一块金子,说只要听话就不愁穿不愁,高利贷也不用还了。“这是婊子院?”反应过来的张慧霞把手中的金子一扔,拔腿就跑,居然奇迹般地逃离了魔掌……从小就尝遍了人间百味的张慧霞12岁的时候,给一户人家做保姆,说是保姆

其实就是给人家打打下手,混顿饭吃。

“把爸爸交给纪念馆,我放心了”

坚强的张慧霞撑起了一个家,日子稍微好转之后,她把送人的弟妹又要了回来。把弟妹拉扯大,张慧霞也有了自己的家庭,丈夫体贴,儿女省心。可是,在她心中的那个结始终没有打开。

某一年的大年三十,已经儿孙满堂的张慧霞吃着年夜饭却突然痛哭了起来。“我是哭我爸爸啊,还有叔叔他们。等我死了,还有谁能记得啊……”原来从父亲离开她的那年开始,张慧霞每个年三十都会烧纸钱寄托思念。

如今扩建的江东门纪念馆会有一面巨大的墙,上面记录着已知遇难者名字。得知后,老人一遍遍问记者:“我爸爸叫张振宁,叔叔叫张振章,大伯叫张振强,都有吧?有他们名字吧?”直到得到了肯定的回答,她才松了一口气。

每年的12月13日,她都会去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看看,追思亲人。她说:“今年我还要去,而且要好好地看看,70年了,我爸爸他们终于也有个‘家’了。交给纪念馆,我就放心了!”

实习生 谭明村
快报记者 毛丽萍/文
快报记者 顾炜/摄



南京1937·70年祭



【学者视线之肖余恨专栏】

为什么我们苦苦追寻真相?

“华南虎”注定成为2007年的一个热词。陕西农民周正龙提供的照片到底是华南虎还是“纸老虎”?悬念一直保持到了今天。现在,连“神探”李昌钰也被请来鉴定虎照之真伪。12月2日,李昌钰对虎照发表了初步意见,他表示,照片中的老虎长时间保持静态,姿态也很相像。

虽然李昌钰为“虎照门”又提供了一个兴奋点,但很多人对这一纠纷业已呈现间歇性疲态,更有人质疑媒体放大了华南虎照的新闻价值,是不当炒作。

确实,如果仅仅是华南虎,恐怕这样一个新闻没法成为焦点,更不可能成为一个公共事件。在我们的身边,有

太多更值得关注的事件。不过当虎照成为一桩悬案,特别是虎照真伪有可能涉及到公共利益的时候,事情就不一样了。华南虎事件发展到今天,这件事的新闻价值已经远远超过了“有无华南虎”了,而是对真相的追问。有没有华南虎固然重要,但一些政府部门是否捏造事实欺瞒公众,这件事更重要。在我们无力穷尽一些敏感事件真相的时候,难道对一些无关痛痒的“中性”事件,我们也无法逼近真相吗?公众的这一待解心结,折射和放纵了获得真相的焦虑,使得这件事越发成为关注的对象。越关注,越焦虑;越模糊,越追问。关注的个人越多、累积的兴趣越大、事实的真相越引人注目,新闻价值就越大。

确实,在我们的生活中,

还有很多值得媒体去关注和追问的不公平不合理的事情。但有许多事情是媒体无法去追问的,这既有技术上的原因,也有制度上的原因。对虎照的关注,既无政治不正确之忧,又有公众心中块垒之功用,这才是媒体不屈不挠的原因。在黄静案、枪击教授案甚至交强险到底是不是亏损等事情公众一头雾水求解不得的时候,率性而为、群策群力地追问“虎照门”真相,不就是一个最好的寄托吗?如果连这样一个真相都得不到还原,那么,我们还能够对哪件事有信心呢?我们还有什么动力、兴趣和能力去关注“家事国事天下事”呢?所以说,虎照真假事小,能否还原真相事大。

确实,现在一些媒体的报道失之偏颇、甚至有恶炒之

嫌。对追星女杨丽娟是这样,对田亮的婚礼报道也是这样。在一个接一个的恶俗炒作中,媒体的声誉随之降低,人们对媒体的审丑疲劳也日益加剧。对“虎照门”媒体“过度”报道的批评,就是一种迁怒和发泄。但我不认为媒体炒作“虎照门”有什么不妥,媒体和公众群策群力追寻一件事情的真相,这样的情况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通过对“虎照门”真相的探索,至少能够让我们感觉到,我们原来还有追寻真相的勇气和动力,我们还有了解真相的渴望。

或许“虎照门”真相揭晓之日,就是全民追寻真相热情消退之时。而这,正是最值得玩味的地方。

(作者系南京政治学院新闻传播系副教授)

《镇江沦陷记》手稿流落60年 民企老板百万拍下捐回镇江

快报讯(记者 刘劲松)十年前被他人竞拍买走的国家一级文物《镇江沦陷记》手稿,12月1日终于被镇江市的一位民营企业老板以107万元巨资在北京竞拍成功。昨天,这部珍贵的史料手稿被带回“老家”镇江,了却了镇江人民的一个心结。

1998年5月,在扬州古籍书店秘藏了50年,真实记载日军侵华暴行的《镇江沦陷记》手稿在京拍卖。国家文物局获知后发出通知:《镇江沦陷记》拍品属革命文物,依据新《文物法》制定的《古籍文献定级标准》,被列为一级文物,不得出境。为使这一史料回到故乡,镇江市市民曾进行了捐款,但由于估价不足,被香港某传媒公司代表以12.65万元高价拍走,创造了当时抗战史料拍卖的最高纪录,镇江只好望“书”兴叹。对于又一次的机会,镇江市文化部门可以用“渴望”来形容,但苦于资金问题而焦虑。

11月中旬,《镇江沦陷记》手稿再次在京对外展出,并于12月1日竞拍。此事在京城收藏界引起很大的轰动,国内一些媒体也给予了极大关注。当时据拍卖方有关负责人透露,这部手稿竞拍会引发收藏界的一场竞争,百万元天价出手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对于又一次的机会,镇江市文化部门可以用“渴望”来形容,但苦于资金问题而焦虑。

镇江市民营企业“宝华物流”董事长童财宝得知这一情况后,主动和市文化部门联系,表示不管花多大

代价也要拍回这部手稿,捐给市博物馆。镇江市市委政府领导得知情况后非常重视,并拨专款以为备用。镇江市文化局特派镇江市的文物专家、对竞拍活动有丰富经验的镇江市文物商店总经理王鸿到场指导。为了从技术上做好竞拍工作,童财宝还请在京友人以个人身份参加竞拍。

12月1日上午,北京五星级的亮马河饭店会务中心,坐满了几百名竞拍人士。《镇江沦陷记》手稿作为第377号拍品,放在最后。下午2时许,这部手稿以8万元起拍,最初有近十个买家,还有场外电话委托竞拍。当竞价到30万元后,镇江市的委托人才不动声色地进入竞拍。拍到50多万元时,场上还有一人与镇江市的“108”号牌较量。此时的竞拍进入了“白热化”,“108”号牌以1万、2万甚至5千的涨价进行节奏上的调节。对方在进入90万时就不停地举牌边打手机。当他举价106万,“108”号牌举价107万时,他再也没有举牌。随着拍卖师的落槌声,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镇江市终经86个“回合”的竞拍,将流落在外六十年的《镇江沦陷记》手稿,于12月8日镇江沦陷70周年前夕“领”回了家。

令人感动的还有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负责人,当他得知这是民间人士竞拍捐给镇江市政府后,主动提出将百分之十二的手续费12万多元予以减免。

我们该如何对待一颗“独立”的灵魂

■热点纵论

12月1日出版的《南方人物周刊》,发表了一篇题为《陕西镇坪唯一质疑虎照官员:撒谎让我痛苦》的文章,再次把目光对准了一个特殊的人物——陕西镇坪县野生动物保护站的站长李评。

报道说,在全县上下一致认为照片是真的情况下,李评是到目前为止第一个站出来、也是唯一一个质疑照片为假的政府工作人员。但领导对于李评的做法“不和谐”,11月开始便同意其在家休“病假”,而当地老百姓也对他翻起了白眼。

我不想介入“华南虎”真假的具体之争,只想唤起大家对李评这个人物的关注。

综观目前为止的相关新闻报道,可以发现,李评的言论并没有直接“打虎”,都属于谨小慎微的观点,他只是依据自己的常识,对虎照的真伪提出了自己的合理质疑——理性一点,谨慎一点,难道不对吗?这比起用脑袋“保虎”与“打虎”,不是更具科学精神吗?但这种谨慎与当地政府部门力挺周正龙显得格格不入。尤其是当“打虎派”与一些媒体把李评当成“对方阵营的叛逆者”之后,他陷入了更为尴尬的处境:不让接待记者了、被领导批评了、办了病休了、遭了白眼了……

一颗试图保持独立人格的灵魂,就这样支付着精神独立的代价。

和谐应该是一种动态的存在,并不是说上下一个调子才有和谐,对不同声音的包容,能让他们共同存在,恰恰是最大的和谐。我们的世界应该是立体的,而不是“扁

平”,正如清华大学秦晖教授所言,一个社会,由法律的网构筑底线,道德的梯子搭起上线,二者之间的纬度越大,说明这个社会越民主越自由。在这样一个自由的纬度之间,只要下不逾底,我们都应以宽容的心态面对之。

李评的“官职”很小,但毕竟属于“体制内”的一分子。在“体制内”其他人都坚持“照片真实”的情况下,他有没有资格保持其独立的判断?如果“政治正确”可以凌驾一切,公众人物只能用一个声调见人,那么主流社会还有接受异己声音、作出反思的能力吗?看到李评的遭遇,我们或许能够理解:为什么官员大多不敢张显自己的人格,为什么一张嘴就是官话、套话。

不管最终老虎照是真是假,李评的谨慎都需要我们格外的尊重——因为那是一颗试图保持独立人格的灵魂。从这一点来说,不管是让其“病了”的领导,还是给他白眼的百姓,甚至包括简单地把他拉到“打虎派”阵营的媒体,都应该反思:李评在维护他的独立人格,我们的精神判断独立了吗?

许多人把伏尔泰的那句名言挂在嘴边:“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是十八世纪思想启蒙的产物,但直到21世纪的今天,我们可能仍然没有真正地理解它,更多情况下,我们本能的选择是:“我不同意你说的话,我誓死也要不让你说话”——这,远远不是文明。

(毕诗成)

本版文章仅代表
作者个人观点

世遗保护不能变成一场拆建游戏

■他山之石

北京市有关部门日前公布了新制定的八达岭—十三陵风景名胜区规划方案,按照该方案,八达岭景区将逐步拆除滑道、熊乐园、野生动物园等设施。为此,11月30日,八达岭野生动物园致函相关部门,恳请政府慎重考虑拆除的决定。

《世界遗产公约》的核心是“保护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所谓“完整性”,也就是说,遗产地保护范围内的历史环境风貌必须严格保护,任

何不相干的旅游开发必须禁止。可见,为了保护长城拆除几千亩的野生动物园,看似大动干戈,实际上并无不妥。

然而这并不是说,野生动物园方面反对拆除的声音是可以忽视的,毕竟,花了数亿元投资,历经10年苦心经营的动物园,它当初经过了专家的论证,政府的审批,完全合法。而今突如其来的拆除,骤然将企业推到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企业在世遗景区营建商业设施,并不是他们的过错,错在当时的政府部门的审批

同意,而今,政府理应为自己的决策失误负责,在拆除商业设施的同时,拟订一个合理的补偿、安置方案,为企业的损失买单。

近年来,在世遗景点过度开发的危机下,不少地方被迫亮出“拆”字招牌。与此同时,许多世遗景点也陷入了边拆边建的循环。

例如,承德避暑山庄这些年一直在花巨资,拆除大量违建,可今年媒体却爆料,承德避暑山庄之侧,竟然建起了大片豪华商品楼房。显然,仅仅拆除商业设施,却不能阻止这

类设施死灰复燃,昨天建,今天拆;今天拆,明天建;明天拆,后天建——那只是一场无休止的“拆建游戏”罢了。

因此,保护世遗,大刀阔斧清除人工设施,恢复景区历史和自然原貌,这固然是目前亟须要做的,而制定出一个有效的预防保护机制,防止景区管理部门为所欲为,防止基层政府大权独揽,我行我素,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在世遗保护区跑马圈地,盲目进行商业开发的行径。

(12月2日《新京报》社论,本报有删节)